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一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8 冊

籀廬學記
——孫詒讓先生之生平及其學術（三）

王更生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籀廬學記——孫詒讓先生之生平及其學術（三）／王更生 著

—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4+25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一編：第8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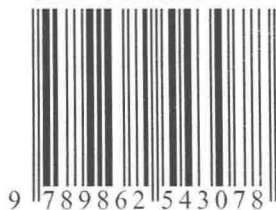
ISBN：978-986-254-307-8（精裝）

1.（清）孫詒讓 2.學術思想 3.傳記

112.78

99014035

ISBN - 978-986-2543-07-8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一編 第八冊

ISBN：978-986-254-307-8

籀廬學記——孫詒讓先生之生平及其學術（三）

作 者 王更生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年9月

定 價 十一編 20冊（精裝）新台幣 31,0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籀廬學記——
孫詒讓先生之生平及其學術（三）

王更生 著



目次

第三冊

第六章 孫詒讓之金石學	411
一、緒論	411
(一) 孫氏治金石學之時代背景	411
(二) 孫氏治金石學所取之素材	413
(三) 孫氏治金石學之慣用語	418
(四) 孫氏治金石學之態度	422
二、孫氏在金石學上之成就	425
(一) 解字之精審	425
(二) 匡舊釋之誤	432
(三) 證他家成說	437
(四) 補傳拓之闕	442
三、孫氏校釋金石之步驟	448
(一) 對勘拓本首定器物	449
(二) 次援他說再附案語	463
(三) 徵引許書考校文字	466
(四) 綜理前釋申明文義	468
四、孫氏考校金石之方法	471
(一) 考之以偏旁	472
(二) 審之以字形	474

(三) 求之以聲類	476
(四) 定之以私臆	477
(五) 校之以文義	479
(六) 讀之以文例	480
(七) 求之以比例	480
(八) 按之以字例	481
(九) 以篆文審之	482
(十) 合眾器斟之	483
(十一) 以他銘證之	485
(十二) 以隸古寫之	485
(十三) 以六書之義求之	488
(十四) 引甲骨文證之	489
(十五) 孫氏有未定釋之字必自注明	490
五、孫氏自明研究金石之效益	492
(一) 證經典之異同	494
(二) 斟史傳之繆誤	510
(三) 補載籍之闕佚	518
(四) 考文字之變遷	522
(五) 立文章之體製	524
(六) 作書法之鑑賞	530
(1) 甲骨文	531
(2) 殷代金文	536
(3) 周代金文	537
(4) 石刻	540
六、古金銘識之通例	545
(一) 書寫之通例	546
(二) 造語之通例	551
(三) 增省之通例	556
(四) 讀校之通例	560
(五) 勒銘紀時之通例	565
(六) 其他雜例	573
七、孫氏附述古書之例	603
八、後記	605
第七章 孫詒讓之文字學	607
一、緒言	607

二、孫氏對文字學之體認	608
(一) 關於文字之變易	608
(二) 關於六書之通說	608
(1) 六書體用兼備	608
(2) 象形文與駢合文	609
(3) 六書之沿革	611
(三) 關於文字之厄運	614
(四) 關於研究之途徑	626
三、《名原》與文字學	629
(一) 《名原》為文字學中之字形學	629
(二) 《名原》為文字學中之歷史學	631
(三) 《名原》為文字學中之解剖學	633
四、《名原》內容之分析	637
(一) 概說：兩卷七篇究旨	637
(二) 各篇內容舉要	638
1、〈原始數名〉第一	638
(1) 數名形最簡易而義實通貫	639
(2) 紀數之字古多趨簡而亦有改簡為繇者	640
(3) 後世算艸起於王莽金布	641
2、〈古章原象〉第二	641
(1) 古文字與畫續同原	642
(2) 說服十二章即原始象形文字	643
3、〈象形原始〉第三	644
(1) 書契權輿本於圖象	644
(2) 象形文字演進之三形態	646
4、〈古籀撰異〉第四	648
(1) 以原始舊文以正俗體舛悞	649
(2) 以甲金文字校覈許書古籀	651
5、〈轉注揭橐〉第五	651
6、〈奇字發微〉第六	654
(1) 展轉省變之例	654
(2) 瑑畫奇譎之例	655
7、〈說文補闕〉第七	658
五、結 論	662

第六章 孫詒讓之金石學

一、緒論

(一) 孫氏治金石學之時代背景

金石一詞出于先秦，而墨子著書首載古先聖王，刻鏤金石之語；〔註1〕〈祭統〉述孔悝鼎銘，乃以金文證經之始；〔註2〕時迄兩漢，其學漸萌，少君審漢武所度銅器，定齊桓公所鑄，此以金文審定時代之始；〔註3〕張敞考宣帝時于美陽所得鼎，此以金文考釋文字之始；〔註4〕叔重作《說文》，據山川所出鼎彝銘款以遵修古文，此以金文說字之始；〔註5〕史遷載嬴氏六種刻石，此有意

〔註1〕 金石二字聯用成詞，見於墨子書中〈尚賢〉、〈兼愛〉、〈天志〉、〈非命〉、〈明鬼〉、〈貴義〉、〈魯問〉各篇：「古者聖王……書於竹帛，鏤於金石。」

〔註2〕 《禮記·祭統》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是以金文證經之始。

〔註3〕 《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見上，上有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是以金文審定器物時代之始。

〔註4〕 《漢書·郊祀志》：「是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案鼎銘勒」而知為周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宗廟者也。是以金文考釋文字之始。

〔註5〕 許慎《說文解字敘》云：「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

存錄金石文字之始也。〔註6〕誠以製器爲銘，九能之選，辭誼瑋奧，同符經藝，至其文字，則又上原倉籀，旁通雅故，博稽精斟，爲益無方，是以古來準此以證經、糾史、補闕、考文，效其史法，摹其體例者多有之。然則宋元以後，最錄款識之書，若呂大臨、〔註7〕王黼、〔註8〕王休、〔註9〕王厚之諸家，〔註10〕而以薛尚功《鐘鼎款識法帖》爲尤備，〔註11〕然薛氏旨在鑑賞書法，雖其摹勒頗精，而平釋多謬。降及元明，荒陋無文，少有佳構。至廢清乾、嘉間，器物出土者日衆，從事樸學者亦彌多，故修學之儒，研斟篆籀，輒取證于金石，尤當兩宮鑑古之書行世以後，〔註12〕則私家度藏，士夫玩索，殆如雨後春筍，風起而雲湧，〔註13〕昔爲小學之附庸，今則蔚成大國矣。

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畧說也。」此叔重以金文說字之始。

- 〔註6〕司馬遷《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繹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此爲《嶧山刻石》，史公不錄，其文今見鄭文寶摹本，史公所錄者，〈泰山刻石〉、〈琅邪臺刻石〉、〈之罘刻石〉、〈之罘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及〈二世刻石〉，凡此皆以見史公之留意金石，是爲有意存錄金石文字之證。
- 〔註7〕呂氏著《考古圖》十卷，《釋文》一卷，〈自序〉稱成於元祐壬申（即公元1092年）。是書係將內府之外三十七家所藏，按形工繪，不失毫髮，其出土之地，收藏之家，及器之大小尺寸，無不詳注，體例謹嚴，有疑則闕。取銘識古字，以《廣韻》四聲部分編之，其有所異同者，則各爲訓釋考證，疑字象形字無所從之字，則附於卷末。
- 〔註8〕王氏繼《考古》而作《宣和博古圖》，此書著錄宣和殿所藏古器八百三十有九，分二十類以圖寫之，每類附總說，釋文列於圖下，其器之大小尺寸，容量輕重，亦有注明，大抵考證雖疎，而形模未失，音釋雖謬，而字畫俱存，裒集之功爲不可沒也。
- 〔註9〕王氏著《嘯堂集古錄》二卷，編錄彝器之屬，自商迄漢，凡三百四十五器，摹其款識，各以今文釋之，未有考證。
- 〔註10〕王氏亦著《鐘鼎款識》，其書凡錄款識五九種，係將秦燬、朱敦儒等所藏之器，輯其拓本而成。
- 〔註11〕本書二十卷，凡錄夏器二、商器二百零九、周器二百五十三、秦器五、漢器四十二，共五百一十一器，除夏器爲吳、越器誤認外，而商器亦多係周器，惟其所摹，雖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圖爲本，但蒐輯之廣，實多有出於兩書之外者。
- 〔註12〕吉金之學，自宋《考古》、《博古》、《鐘鼎款識》以後，久無嗣響。清乾隆初始命儒臣錄內府藏器，倣《宣和博古圖》爲《西清古鑑》四十卷，後又撰《寧壽鑑古》十六卷，《西清續鑑》甲乙編各二十卷，皆成於乾隆一朝。於是海內士夫，聞風承流，相與購致古器，蒐集拓本，蔚爲吉金之學之極盛時代也。
- 〔註13〕海內俊彥，其集諸家器爲專書者，則始於阮元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而英富於吳式芬之《撫古錄金文》，其著錄一家藏器者，則始於錢坫之《十六長

其間若儀徵阮文達、〔註14〕南海吳榮光、〔註15〕海豐吳子苾，〔註16〕蒐錄宏富，攷釋精瑋，率可依據。仲容適生於此一金石學大盛之時代，幼承過庭之訓，〔註17〕得聞乾嘉大師之緒論，遂以稽古爲職志，〔註18〕以爲「古文廢於秦籀，缺于漢，逮魏、晉而益微，學者欲窺三代遺迹，舍金文奚取哉！」，〔註19〕其端居諷字，頗涉薛、阮、吳三家之書，至於登金山訪〈啓祺〉，遊海雲堂觀〈無奘鼎〉，〔註20〕手拓目驗，積四十年而不遺餘力，〔註21〕所窺彝器不下二千種，終能繼絕舉廢，成《古籀拾遺》、《古籀餘論》、《毛公鼎釋文》、《宋政和禮器文字考》，以及後出彝器考跋，而散見於《籀膏述林》者，又得四十種，於金石義例，皆能貫穿證發，鉤深稽遠，析其形聲，明其通段，宜乎其爲近世鴻通之儒也。〔註22〕

（二）孫氏治金石學所取之素材

仲容金石學，金多而石少，綜其所著，《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宋政和禮器文字考》等均屬宗彝，惟《籀膏述林》中有碑跋十九種屬石刻。而討其取資研究之素材；則《古籀拾遺》上卷取宋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十四條，中卷取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三十條，下卷取吳榮光《筠清館金文》二十二條，迨後又得海豐吳子苾《攬古錄金文》九卷，慕其搜羅閎肆，釋文精審，復以之而成《古籀餘論》三卷，上卷六十九器、中卷三十八器、下卷八器，至於《宋政和禮器文字考》有取自王昶《金石萃編》、程瑤田《通藝錄》者如〈牛

樂堂古器款識》，而訖於端方之《陶齋吉金錄》，著錄之器，殆四倍於宋人。王靜安嘗據清人所爲吉金圖錄之書作《國朝金文著錄表》（此書成於民國3年8月），入目者共十六種百有餘卷，後鮑鼎復據續出之書，作《國朝金文著錄表補遺》（此書成於民國10年7月），計入目之書有十八種近二百卷。如將近年出版，依朱劍心《金石學》之統計，更得二十一種，兩百卷帙，堪稱宏富。

〔註14〕有《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

〔註15〕有《筠清館金文》五卷。

〔註16〕有《攬古錄金文》九卷。

〔註17〕孫父衣言字琴西，道光進士，端雅好學，喜談經濟，搜輯其鄉文獻甚勤，官至太僕寺卿，有《遜學齋文鈔》行世。

〔註18〕徐世昌《清儒學案》卷一九二云：「孫先生詒讓，少承家學，與父執諸耆碩游。」又云「先生爲琴西次子，同治丁卯舉人，官刑部主事，淡於榮利，家居著述。」

〔註19〕孫氏此語見於《古籀拾遺·敘》。

〔註20〕此乃孫氏十八歲隨其父官江東時事，《古籀拾遺·敘》曾引。

〔註21〕《契文舉例·自敘》云：「蒙治古文大篆之學四十年，所見彝器款識逾二千種。」

〔註22〕見孫著《商周金識拾遺》（即《古籀拾遺》）寶應劉恭冕〈跋〉語。

鼎》，有取自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曹載奎《懷未山房吉金圖》者如〈甲午簋〉、〈天錫簋〉、〈嘉禮尊〉，有採自吳榮光《筠清館金文》者如〈欽崇豆〉，有錄自翟思惠集翟汝文《政和禮器銘》者如〈洗銘〉、〈簠銘〉、〈簋銘〉、〈鷄彝銘〉、〈豆銘〉、〈明堂犧尊款識〉、〈圓匝犧尊款識〉、〈山疊銘〉等，有出於仲容舊藏拓本者如〈銅鼎〉。其他於《籀膏述林》更附古器物跋尾二十，是器或係新出手拓，或經目驗原物，〔註23〕要皆出古籀之外，不及備錄成冊者，再爲〈毛公鼎〉曾前後兩釋，其用力最勤，而創解亦最多。〔註24〕

至若石刻跋尾十九篇，所含器物種屬有專、〔註25〕石鼓、〔註26〕石經、〔註27〕石刻、〔註28〕墓表、〔註29〕碑文、〔註30〕造像、〔註31〕是皆目驗拓本，校諸他書者也。〔註32〕

茲綜理其所治金石器物，分類列表如次，以見仲容取材之大畧焉。

一、鼎 45

〈晉姜鼎〉（見《古籀拾遺·上》）、〈夸父鼎〉、〈寔鼎〉、〈鬲攸比鼎〉（見

〔註23〕如仲容〈癸卯重定毛公鼎釋文〉即係由鄭盒宮保以此鼎精拓本見貽，復示諸家釋文而作，〈邵鐘拓本跋〉云：「此鐘近時出土，潘文勤得其七，此二器爲趁齋編修所得。」〈乙亥方鼎拓本跋〉云：「陽湖費君峽懷得之，拓以示余，因爲據其文字審定之。」〈周競季子白盤拓本跋〉云：「此盤舊藏毘陵徐氏，兵後爲達官某所得，今在廬州合肥。此紙儀徵劉副貢壽曾所貽，猶初出土時拓本也。」此種拓本跋尾大多敘其來源，或由目驗，或由手拓者如此。

〔註24〕仲容〈毛公鼎釋文〉云：「舊作釋文，錄附《古籀拾遺》冊末刊之，後得吳子苾侍郎式芬《攬古錄金文》，所釋畧有異同，又載徐籀莊明經同柏釋文甚詳，有足補正余釋之闕誤者，謹摺采精摛者，更以金文字例博稽精校，重定爲此篇，距前攷釋時已二十有七年矣（〈毛公鼎初釋〉在光緒三年丁丑，〈癸卯重定〉在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二月）。再四推校，大致完具可誦讀。」足徵其致力之一斑。

〔註25〕如〈魏鄴宮殘專拓本跋〉。

〔註26〕如〈阮摹天乙閣宋拓石鼓文跋〉。

〔註27〕如〈書南昌府學本漢石經殘字後〉。

〔註28〕如〈書徐鼎臣臨秦碣石頌後〉。

〔註29〕如〈漢司隸校尉楊淮表紀跋〉。

〔註30〕如〈漢仙人唐公房碑跋〉。

〔註31〕如〈周保定四年聖母寺四面造像跋〉。

〔註32〕〈漢三公山神碑跋〉云：「元氏三公山有漢碑三，惟此碑見於《隸釋》，然元明以來，久無著錄，至道光丁酉，沈兵備濤始訪得之，載所著《常山貞石志》，碑久湮而復顯，椎拓者少，故不甚刊剝。以洪文惠所錄校之，十尚存八九，可寶也。」又〈唐房玄齡碑跋〉云：「此碑在趙德甫時，已云磨滅斷續不可考，今所存字益漫漶，予得舊拓本，較爲清晰，偶以王氏《萃編》所收本校讀，補正逾百字，可寶也。」云。

《古籀拾遺·中》)、〈周大蒐鼎〉、〈周兵史鼎〉、〈周大鼎〉、〈周韓侯伯晨鼎〉、〈周寶父鼎〉、〈周申月望鼎〉(見《古籀拾遺·下》)、〈揚盭方鼎〉、〈子冊父辛鼎〉、〈旁鼎〉、〈父丁鼎〉、〈梁鼎〉、〈魚父丁鼎〉、〈木鼎〉、〈難鼎〉、〈邾討鼎〉、〈邾伯御戎鼎〉、〈曾諸鼎〉、〈大梁鼎〉、〈伯躬父鼎〉、〈叔單鼎〉、〈虢文公鼎〉、〈小子射鼎〉、〈羌鼎〉、〈趙鼎〉(見《古籀餘論·上》)、〈師湯父鼎〉、〈伯裕父鼎〉、〈善鼎〉(見《古籀餘論·中》)、〈孟鼎〉、〈孟鼎第二器〉、〈召鼎〉(見《古籀餘論·下》)、〈毛公鼎〉、〈克鼎〉、〈周麥鼎〉、〈漢衛鼎〉、〈無惠鼎〉(見《籀膏述林》卷七)、〈師奎父鼎〉、〈康侯鼎〉(見《籀膏述林》卷九)、〈牛鼎〉、〈銅鼎〉(《宋政和禮器文字考》)。

二、鬲 1

〈叔帶鬲〉(見《古籀餘論·上》)

三、甗 1

〈西弗生甗〉(見《古籀餘論·上》)

四、簠 7

〈宄簠〉、〈張仲簠〉、〈曾伯燾簠〉、陳逆簠(見《古籀拾遺·中》)〈叔家父簠〉(見《古籀餘論·上》)、〈匡簠〉、〈鉅仲簠〉(見《古籀餘論·中》)

五、簋 6

〈寅簋〉(見《古籀拾遺·上》)、〈史燕簋〉、〈頊錄簋〉、〈改簋蓋〉(見《古籀餘論·上》)、〈甲午簋〉、〈天錫簋〉(《宋政和禮器文字考》)

六、豆 2

〈周大師盧豆〉(見《古籀拾遺·下》)、〈欽崇豆〉(見《宋政和禮器文字考》)

七、匜 2

〈孟姜匜〉(見《古籀拾遺·上》)、〈姬單匜〉(見《古籀餘論·上》)

八、盤 7

〈伯侯父盤〉、〈仲敷父盤〉、〈取盧子商盤〉(見《古籀餘論·上》)、〈多父盤〉、〈兮田盤〉(見《古籀餘論·中》)、〈散氏盤〉(《古籀餘論·下》)、〈周虢季子白盤〉(見《籀膏述林》卷七)。

九、盂 1

〈周要君盂〉（見《籀膏述林》卷七）

十、壺 5

〈周壺〉（見《古籀拾遺·中》）、〈余爵壺〉（見《古籀餘論·上》）、〈史懋壺〉（見《古籀餘論·中》）、〈齊侯壺〉（見《古籀餘論·下》）、〈周唐中多壺〉（《籀膏述林》卷七）。

十一、罍 1

〈女姬罍〉（見《古籀餘論·上》）

十二、爵 4

〈女王爵〉、〈犧形父丁爵〉、〈戊午爵〉、〈孟爵〉（見《古籀餘論·上》）

十三、卣 4

〈周鬯卣〉（見《古籀拾遺·下》）、〈父丁卣〉、〈貺罍卣〉、〈丁師卣〉（見《古籀餘論·上》）、〈單癸卣〉（見《古籀拾遺·上》）。

十四、尊 7

〈己酉戍命尊〉、〈師觶尊〉（古籀拾遺·上）、〈鬯尊〉（《古籀拾遺·中》）
〈刊宮尊〉、〈格仲尊〉、〈觶尊〉（《古籀餘論·上》）、〈嘉禮尊〉（《宋政和禮器文字考》）

十五、觶 1

〈象觶〉（見《古籀餘論·上》）

十六、罍 1

〈父舟罍〉（《古籀餘論·上》）

十七、盃 1

〈宄盃〉（《古籀拾遺·上》）

十八、角 4

〈庚申父丁角〉（《古籀拾遺·上》）、〈周父癸角〉（《古籀拾遺·下》）、〈召夫角〉、〈魯侯角〉（《古籀餘論·上》）

十九、鐘 22

〈商鐘〉、〈鄒子鐘〉、〈聘鐘〉、〈盍甬鐘〉、〈齊侯罍鐘〉（《古籀拾遺·上》）、

〈楚良臣余義鐘〉、〈祿康鐘〉、〈叔丁寶林鐘〉、〈宗周鐘〉、〈虢叔大林鐘〉、〈楚公鐘〉、〈周公華鐘〉（《古籀拾遺·中》）、〈周井人殘鐘〉、〈周鐘〉（《古籀拾遺·下》）、〈紀侯鐘〉、〈師獲鐘〉、〈董武鐘〉、〈楚公鐘〉、〈單伯鐘〉（《古籀餘論·上》）、〈邢人鐘〉、〈吳生鐘〉（《古籀餘論·中》）、〈邵鐘〉（《籀膏述林》卷七）

二十、敦 45

〈敵敦〉、〈宰辟父敦〉（《古籀拾遺·上》）、〈叔殷父敦〉、〈遣小子敦〉、〈追敦〉、〈召伯虎敦〉、〈綰綽眉壽敦〉、〈祖辛敦〉（《古籀拾遺·中》）、〈周敦〉、〈周宄敦〉、〈周史頌敦〉、〈周然睽敦〉、〈周師寰敦〉、〈周麋生敦〉、〈周豐姬敦〉（《古籀拾遺·下》）、〈叔若敦〉、〈苐侯敦〉、〈田強敦〉、〈慧姬敦〉、〈鄧公子敦〉、〈孕林父敦〉、〈叔角父敦蓋〉、〈西宮敦〉、〈師周敦〉、〈叔皮父敦〉、〈大保敦〉（《古籀餘論·上》）、〈鄴侯敦〉、〈敵敦〉、〈陳昉敦蓋〉、〈封敦〉、〈豐媯敦〉、〈師遽敦〉、〈叔向敦〉、〈大豐敦〉、〈格伯敦〉、〈師餘敦蓋〉、〈召伯虎敦第二器〉、〈師酉敦〉、〈揚敦〉、〈大敦蓋〉、〈臬伯戒敦蓋〉（《古籀餘論·中》）、〈卯敦〉、〈不嬰敦蓋〉（《古籀餘論·下》）、〈周遣小子敦〉、〈周師龢父敦〉（《籀膏述林》卷七）

二十一、彝 14

〈寓彝〉、〈繼彝〉、〈虞彝〉、〈吳彝〉（《古籀拾遺·中》）、〈商女嬃彝〉、〈周作書彝〉、〈周居後彝〉、〈周安作公白辛彝〉（《古籀拾遺·下》）、〈燹王彝〉、〈宗魯彝〉、〈乙亥彝〉（《古籀餘論·上》）、〈宄彝〉、〈陳侯彝〉、〈稍改彝〉（《古籀餘論·中》）

二十二、其他雜器 15

〈窖磬〉（《古籀拾遺·上》）、〈齊侯甗〉（《古籀拾遺·中》）、〈若母鐸〉、〈鐘鉤〉、〈白原□〉、〈丕隆槍〉、〈右軍戈〉、〈杞伯盃〉（《古籀餘論·上》）、〈晉邦盃〉（《古籀餘論·下》）、〈周大泉寶貨〉（《籀膏述林》卷七）、〈秦權〉、〈秦大駝權〉、〈新始建國銅鏡〉（《籀膏述林》卷八）、〈元管軍上百戶銅印〉、〈漢趙緄仔印〉（《籀膏述林》卷九）。

以上爲吉金彝器，至於石刻有〈魏鄴宮殘專〉、〈宋拓石鼓〉、〈漢石經殘字〉、〈秦碣石頌〉、〈聖母寺四面造像〉各一，〈漢司隸校尉楊淮表〉、〈晉太公呂望表〉二，〈唐揭先瑩記〉一，〈漢仙人唐公房碑〉、〈漢衛尉卿衡方碑〉、〈漢三公山神碑〉、〈漢武班碑〉、〈漢郟陽令曹全碑〉、〈吳九真太守谷朗碑〉、〈吳

禪國山碑)、〈北齊西門豹祠堂碑〉、〈唐房玄齡碑〉、〈唐明徵君碑〉、〈宋刻曹娥碑〉等十一方。總計金石各類，金一百九十又七器，石十九方，共二百十六。究其器數雖不爲多，〔註 33〕但皆器物之大者，況其考釋又殊精審，宜乎爲學界所推重也。

(三) 孫氏治金石學之慣用語

仲容之治金石，其慣用語有說字形者，有說字音者，有說字義者。說字形者如「異文」、「別體」、「省變」、「古文」、「壞字」，說字音者如「同部」、「段字」、「互通」、「聲類」，有說字義者如「通用」等，見于其著述中者不下數十百條，雖仲容未有「凡某某皆某某」凡例式之明文，然此實不啻如數學上之「定理」或「法則」，人而不明「定理」，殆難以講明數學，則此慣用語之於孫氏著述之爲用，亦猶是也。故吾人欲討古籀之眞象，並進而觀瀾索源，以推金石之大例，則上舉諸詞，實有一述之必要，茲畧爲徵引之：

𠄎即此𠄎字而形較備，其字徐氏同柏釋爲「𠄎絲」，云古文「𠄎」，從口糸，𠄎省聲。劉氏喜海釋爲「繫」，陳氏介祺釋爲「訊」，竝不塙。諦審其形，實當爲「鈞」之異文。(見《古籀拾遺·上·致敦釋文》)此所謂異文也。









𠄎，莊述祖釋爲「邾」，按其字形不若釋「龜」爲長。龜、邾聲類同，上從𠄎者即古文朱字，下從𠄎者即𠄎之象形，以字形攷之，其爲龜至塙(原注：吳《錄》〈邾大宰簠〉邾作𠄎，吳釋文云邾字爲科斗文摹之，其實乃龜龜之形，此文一見于〈邾公華鐘〉，再見于〈伯愈父爲邾姬季媵鬲〉，三見于〈姪豆〉，四見此器，可見邾之本字爲龜，猶漢世以胸忍名縣，以蜻蛉名縣，無足怪矣。案吳氏此論即本莊氏，實則此𠄎字所從之形，即《說文》𠄎字籀文𠄎之變，其形當以〈邾大宰簠〉作𠄎者爲正，此鐘作𠄎，下〈周公望鐘〉作𠄎，吳《錄》〈姪豆〉作𠄎，〈魯伯愈父鬲〉作𠄎，皆微有省變，故程、阮諸家皆誤釋耳。(見《古籀拾遺·上·周公華鐘釋文》)

此所謂省變也。但古文省變亦有多種，括而言之有變體，〔註 34〕有繁縟，





〔註 33〕 較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與王昶之《金石萃編》。


〔註 34〕 如《古籀餘論·中·鉅仲簠釋文》云：「丁古文或作𠄎，說文戊部成从丁聲，









〔註35〕有反文，〔註36〕有倒文，〔註37〕有合文，〔註38〕因有正體與變體之分，〔註39〕自當分別觀之。





，阮釋為「愷」，孫氏《續古文苑》釋為「數」，以字形審之，孫釋為允。此右不从支，當即「豐」字也，豐从豆聲，此上作無者，歲久漫滅，下即豆字，上少一畫者。《說文》古文豆字作，上本無一也，〈宗周鐘〉數字，《說文》、《玉篇》、《類篇》諸字書竝未收，當即「豐」之異文。此鐘用正字，〈宗周鐘〉用別體耳。（見《古籀拾遺·中·叔丁寶林鐘釋文》釋字條下）







此仲容所謂別體也。別體者別於正體而言，如今之俗字，正體與別體竝行，則正文詭更可知矣。














，程釋為「畏」，云「畏壘，土石不平貌」，二字竝从田者，象凶形，今上作，與壘三田同義，且據文畏忌對言，《博古圖·周齊侯鐘》畏忌連言同，彼作，今作，以義以形求之竝是。阮釋亦从之。今案程說亦非也，〈齊侯罇鐘〉之畏忌即此鐘之威忌，威、畏古字通，








亦或从今作，今即丁之變體。」












〔註35〕如《古籀餘論·上·叔角父敦蓋釋文》云：「字舊釋為宄服二字，此蓋宄之別體，从从，又有從者，故器文作，後〈師酉敦〉宄姬作，〈鞞卣〉宄白又作，皆从口可證，此文从，較許書古文尤完備，下又从舟者，鯀繆文也。吳以又與舟別為服字，殊誤。」

〔註36〕如《古籀餘論·上·孕林父敦釋文》云：「舊釋為孕，吳榮光釋為仔，又云或釋作省，今諦審之，疑當為卓字，〈石鼓文〉淖字偏旁從，與此相近，《說文·匕部》卓云：『早匕為卓。』此上从，即匕之反文，下从早，即早之省也。」




〔註37〕如《古籀餘論·上·史燕簋釋文》云：「字舊釋為燕，諦審篆文从从君，疑當為麋之異文，《說文》：『，獸也。象形，頭與兔同，足與鹿同。』即君之倒文，後〈追敦〉顛字作，〈史頌敦〉作，可證。」

〔註38〕如《古籀餘論·上·余爵壺釋文》云：「舊釋為余爵，今審爵字作，殊不類，竊謂當為之省，金文字從，並作，此省其上半，故作，後〈勸季方鼎〉，勸字作，萬形下半，正與此相似，勸以省，故亦變从，此當合為字，《爾雅·釋蟲》作，〈本草別錄〉作蟾蜍，與同類，故古或从，與字同意。」



〔註39〕如《古籀餘論·上·叔帶鬲釋文》云：「舊釋為燕，今審此字下从，燕字不當从此，竊疑當為之異文，中從即同，左右从者，之變，後〈鬲叔興父簋〉，興字作，乃其正體，此其變體也。」




此鐘下既云威忌，則上不宜復言畏葬，且畏小篆作，〈齊鐘〉作，竝與此異。莊氏《說文古籀疏證》，目有字，云「《說文》異部」，則又以此爲異字，在此鐘當讀爲「翼」，然〈窖磬〉「盂允異以」，異作，〈號叔大林鐘〉「異在上」，異作，〈魯鼎〉「井叔在異」，異作，〈石鼓〉第四鼓「□□允異」，異作，亦竝與此字不同，竊謂此當爲「畢」之古文。《說文·華部》：「畢，田罔也。从華。象畢形微也。」或曰由聲，華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象形。又，棄除也，從収推華棄采也，蕪，捐也，从収推華棄之，此上从田者，即所謂象畢形微也，中从者，即華字，下从艸者，則與蕪同意，求之字形，最爲符合，其讀當爲「恣」。（見《古籀拾遺·中·周公華鐘釋文》，釋畢字條下）



此即所謂古文也，凡仲容謂「某字爲某字之古文」，皆以《說文》古文爲據，竝非泛指先秦古籀文字也。此細研《古籀拾遺》即知。




字，阮釋爲「爰」，以字形覈之，殊不類。疑當爲「付」之壞字。〈散氏盤〉「大倬義祖，翼旅誓曰，我甦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魯鼎〉第二段「不造收芻」，收作，亦是付字。（見《古籀拾遺·中·高攸从鼎釋文》，釋字條下）

此所謂壞字也。仲容所謂壞字，又有譌闕者，〔註40〕有闕蝕者，〔註41〕有闕挽者，〔註42〕宜分別諦審之。

字，即「喪」字，金文借爲昧爽字，爽、喪，古音同部，前〈允盃〉昧爽字亦作，即从日喪聲也。（見《古籀餘論·下·孟鼎第二器釋文》）

〔註40〕如《古籀餘論·上·大梁鼎釋文》：「字，左從金形，右作，當爲父，蓋即釜字也，釜即《周禮·樂氏》嘉量之脯釜。上字疑是晉字之譌闕，梁爲晉之故國，作晉釜者，明用舊量，如齊釜，亦有新舊二量也。」

〔註41〕如《古籀餘論·上·仲虺父盤釋文》云：「字舊無釋，《筠清》釋爲婦，實即婦字，前〈包君盃〉婦字作，正與此相似（原注：本卷〈包君鼎〉亦有此字，呂釋爲嬖誤），此文微有闕蝕耳。」

〔註42〕如《古籀餘論·下·卯敦釋文》云：「字四見，舊釋爲艾，今攷當爲榮，《說文·焱部》『焱从焱門』，〈木部〉『榮，从木，焱省聲』此即榮之省，前〈康鼎〉『白內右康』，艾白亦當爲榮伯，彼無四點者，范鑄闕挽。」